

宋代與女性有關的文學

第四講 李清照的散文

授課教師：

斯坦福大學 東亞語言與文化系 艾朗諾教授




【本著作除另有註明外，採取創用 CC「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臺灣 3.0 版授權釋出】

第四講：李清照的散文

指定閱讀：李清照〈詞論〉

詞論

樂府聲詩並著，最盛於唐。開元天寶間，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時新及第進士開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隱名姓，衣冠故敝，精神慘沮，與同之宴所，曰：「表弟願與座末。」眾皆不顧。既酒行樂作，歌者進。時曹元謙、念奴為冠，歌罷，眾皆咨嗟稱賞。名士忽指李曰：「請表弟歌。」眾皆哂，或有怒者。及轉喉發聲，歌一曲，眾皆泣下羅拜，曰：「此必李八郎也。」自後鄭衛之聲日熾，流靡之變日煩，已有「菩薩蠻」、「春光好」、「莎雞子」、「更漏子」、「浣溪沙」、「夢江南」、「漁父」等詞，不可遍舉。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獨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樓吹徹玉笙寒」、「吹皺一池春水」之詞，語雖奇甚，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

逮至本朝，禮樂文武大備，又涵養百餘年，始有柳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於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絳、晁次膺輩繼出，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者。何耶？蓋詩文分平側，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喜遷鶯」，既押平聲韻，又押入聲韻；「玉樓春」本押平聲韻，又押上去聲韻，又押入聲。本押仄聲韻，如押上聲則協，如押入聲則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一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後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黃魯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無鋪敘，賀苦少典重。秦則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豐逸，而終乏富貴態。黃即尚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


討論題目：

一、 李清照如何看待詞的地位？

二、 如何從女性主義的角度來看〈詞論〉？


Rita Felski, "Literature After Feminism" (2003), P69

The deep-rooted alienation of the female psyche in turn leaves its marks in women's writing, which provides a key to the truth of female experience. At first glance, this writing may appear to condone and even to endorse traditional views about men and women. But read correctly, it will yield compelling evidence of the author's struggle to find a real self behind the "copy selves" of patriarchal culture. The true meaning of women's writing lies beneath the surface, in covert messages and submerged clues. Because this meaning is socially unacceptable and even subversive, it is buried deep within the text. The feminist critic is involved in a project of excavation, burrowing through the layers of language to uncover muffled traces of female identity and desire. She is able to retrieve these subterranean messages


because of her kinship with the female author. Her own experience as a woman renders her an ideal reader of women's texts, allowing her to decipher the covert marks of the female psyche. 

三、相較於李清照對當時詞人的評價，南宋王灼《碧雞漫志》的論點有何不同？他對李清照的評價又如何？

王灼〈各家詞短長〉

王荊公長短句不多，合繩墨處，自雍容奇特。晏元獻公、歐陽文忠公，風流縵藉，一時莫及，而溫潤秀潔，亦無其比。東坡先生以文章餘事作詩，溢而作詞曲，高處出神入天，平處尚臨鏡笑春，不顧儕輩。或曰，長短句中詩也。為此論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詩與樂府同出，豈當分異。若從柳氏家法，正自不分異耳。晁無咎、黃魯直皆學東坡，韻制得七八。黃晚年閑放於狹邪，故有少疏蕩處。後來學東坡者，葉少蘊、蒲大受亦得六七，其才力比晁、黃差劣。蘇在庭、石耆翁入東坡之門矣，短氣鑿步，不能進也。趙德麟、李方叔皆東坡客，其氣味殊不近，趙婉而李俊，各有所長，晚年皆荒醉汝潁京洛間，時時出滑稽語。賀方回、周美成、晏叔原、僧仲殊各盡其才力，自成一派。賀、周語意精新，用心甚苦。毛澤民、黃載萬次之。叔原如金陵王謝子弟，秀氣勝韻，得之天然，將不可學。仲殊次之，殊之膽，晏反不逮也。張子野、秦少游俊逸精妙。少游屢困京洛，故疏蕩之風不除。 

王灼〈易安居士詞〉

易安居士，京東路提刑李格非文叔之女建康守趙明誠德甫之妻。自少年便有詩名，才力華瞻，逼近前輩，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婦人，當推詞採第一。趙死，再嫁某氏，訟而離之，晚節流蕩無歸。作長短句，能曲折盡人意，輕巧尖新，姿態百出，閭巷荒淫之語，肆意落筆，自古熺紳之家能文婦女，未見如此無顧忌也。陳後主游宴，使女學士狎客賦詩相贈答，採其尤艷麗者，被以新聲，不過「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等語。李戡嘗痛元白詩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為其破壞，流於民間，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濫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二公集尚存可考也。元與白書，自謂近世婦人，暈淡眉目，縮約頭鬢，衣服濃廣之度，勻配色澤尤劇怪艷，因為體詩百餘首。今集中不載。元會真詩，白夢游春詩，所謂纖艷不逞，淫言濫語，止此耳。溫飛卿號多作側辭艷曲，其甚者「合歡桃葉終堪恨，里許元來別有人」，「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亦止此耳。今之士大夫學曹組諸人鄙穢歌詞，則為艷麗如陳之女學士狎客，為纖艷不逞淫言濫語如元白，為側詞艷曲如溫飛卿，皆不敢也。其風至閨房發女，誇張筆墨，無所羞畏，殆不可使李戡見也。 

四、李清照為何要在〈詞論〉首段引李八郎的典故？與李肇《國史補》所載內容相比，李清照引述此典故時有所增潤，其用意為何？






(唐)李肇《國史補》卷下

李袞善歌，初於江外而名動京師。崔昭入朝，密載而至。乃邀賓客，請第一部樂及京邑之名倡，以為盛會。給言表弟，請登末座。令袞弊衣以出，合坐嗤笑。頃命酒，昭曰：「欲請表弟歌。」坐中又笑。又轉喉一發，樂人皆大驚，曰：「此必李八郎也。」遂羅拜階下。📖

參考資料：

- 一、李清照著、徐培均箋注：《李清照集箋注（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版權聲明

頁碼	作品	版權標示	作者/來源
2	「樂府……減半矣。」		李清照，〈詞論〉。 本作品為公共財。
2-3	“The deep-rooted alienation the female psyche.”		Rita Felski, <i>Literature after Feminism</i>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52、65 條合理使用。
3	「王荊公……不除。」		(南宋)王灼，《碧雞漫志》。 本作品為公共財。
3	「易安居士……殆不可使李戡見也。」		(南宋)王灼，《碧雞漫志》。 本作品為公共財。
3-4	「李袞善歌……階下。」		(唐)李肇，《國史補》。 本作品為公共財。